

小麦的丘壑

□高军

小麦让我到大队副业门头去换几个馍馍。我听说很多人家为增加分量多换点馍馍，都会往麦子中掺一些砂粒，我便由一段平路走上一个小砂岭，右侧的砂土已被历史的风雨冲刷干净，形成了一个光秃秃的石质悬崖峭壁，几乎是直立着的。左侧的小块土地也大多都是砂粒，我赶紧蹲下来，往里面捧上几捧细砂，胡乱搅拌了一下，踏着这条小路就去了大队的馍馍作坊。过秤的那人我应该叫大哥，接过去翻看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大兄弟啊，你这是在路上撒地上吧？”我吓得一声也不敢吭，目光转向一边。他接着微笑道：“不要紧不要紧，就是我得给扣点分量了啥。”到底被扣除了多少我不知道，回家后也没敢和任何人说这事儿。现在想来，更多感到的是贫贱生活的百事哀，心中浮起的是一种浓浓的悲酸感。

对于小麦的感觉，在悲哀中有时也会找到乐趣。夏天“姐留儿”（蝉）声四起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小伙伴会跑到一排房子最东头的那一间里去，仔细观察里面的一头驴，它有时低头在槽中吃草料，有时也会用水晶一般明亮的眼睛看我们一眼。看它很安静，我们会分头慢慢走进门口，绕到驴子

的身后，抓起一两根长长的尾毛猛然拔掉，并迅速跳到一边去，以防它灼蹶子踢着我们。好在很多时候，驴子并没有暴躁起来，让我们几个小孩子安全离去。然后我们又开始对付小麦了，每人抓来一把麦子，放入口中用劲咀嚼，将嚼出的洁白口水咽入肚中，麸皮一次次吐出，最后面筋就在嘴中形成了。拿出来，找有水的地方认真清洗掉残留的麸皮，一块纯净的面筋就制作好了。把它放在一根长棍的头儿上，就可以跑到树林中去粘“姐留儿”了。这块面筋过一会儿就不能再用了，我们就换上驴尾巴上的长毛，结成一个圈接着套“姐留儿”。这种两结合的方法，往往就能多收获一些。

那时候生活的地方土地瘠薄，能种小麦的地块零零散散，大都很小。别说没有收割机械，纵然有也施展不开。所以我们一直是手工割麦，割完一块地，胳膊上会有被麦芒扎出的密密红点和道道红杠。待到晒干后，把麦秆揽入怀中，麦头朝下基本撞齐，然后抡开手臂在一块支撑起来的石头上用力甩干，麦粒就飞落到地上了。后来实行责任制土地分到个人手中，我们家还是这样收割和打麦子的，总觉得不值得去等很长时间才轮

到的打麦机。收完麦子，胳膊、腰和胯等部位会疼痛好多天。好在收获的麦子足够全家人一年的口粮了。麦子足了，哪里还会有故意往里添砂子的寒碜和尴尬，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。

过去家里一年很难闻见鱼的腥味，麦收结束也会买几条咸鱼来打打牙祭，这时候就成了我们小孩子的节日。闻到的腥味是那么美好，目光都不敢去看锅中的鱼。炒鱼过程中发出的香味更让人多次喉结滚动，口水一次次咕咕咕下咽。吃的时候，甚至连鱼眼也会含在嘴里研磨很长时间，直到最后剩下一个透明的小圆珠。我会去找一根麦秸儿来，剪出一截光滑粗硬的，把一头劈成五片并折成一个漏斗形状，口含另一头，使劲仰起头来，小心地把那漂亮的鱼眼放在漏斗形状的底部，嘴中轻轻吹气，鱼眼就会在上边不断跳动翻滚，能玩得其乐无穷，那情景至今仍如在眼前一般。

这些都已经过去多年，面对眼前充满生机、正要拔节起身的麦苗，放眼望去，在往事历历浮现的同时，只见夕阳就要落西山，黄灿灿的成熟麦田似乎很快就要出现在眼前了……

师做东，点的菜非常丰盛，我们边吃边聊，把酒言欢。武老师的爱人云姐，是一位文学爱好者。为了这次聚会，她还特意作了一首诗呢！听着云姐甜美的朗诵声，仿佛又回到20多年前，想起我们在一起在校园里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。

当年我们的“四合院”就是校园里的家属院。校园里有三排红砖瓦房，西边两排是教室和办公室，东边一排，在操场北边，是家属院，住着我们八家。每家住的都是一间半的房子，面积虽不大，小家却很温馨。家属院外有一个共用的水管。孟老师的丈夫王哥，是大家公认的模范丈夫：经常在水管旁择菜、洗菜、洗衣服等。如果谁家做好吃的了，一墙之隔的邻居们就会闻到。馋嘴的孩子们会循着香味跑过去品尝，像在自己家吃饭一样，常常吃得小嘴油乎乎才回家。

校长的爱人喜欢养花，他家的院子里摆满了各种各样

的花花草草，孩子们常常跑到他家去看花。下班后，我喜欢在操场上带着孩子散步，有时和其他老师聊家常，我们亲如一家人，感觉生活在这里很温馨。最难忘的就是暑假期间的快乐时光了。家属院前操场中间，有一棵一抱粗的大杨树，笔直的树干、茂密的树冠，像一把遮阳的大伞。操场的东边有一个大花坛，月季花开得娇艳欲滴。大人们经常去树下乘凉、打扑克、下棋；孩子们经常常在树下做游戏，打闹嬉戏，银铃般的欢声笑语至今仍萦绕在耳畔。

范老师和她丈夫喜欢跳舞，每到夜晚就在杨树上挂个大电灯泡，树下再放个录音机，随着“咚咚咚”节奏感极强的音乐，两人翩翩起舞，跳起了交谊舞。看着优美的舞姿，大家也陶醉了。后来，夫妻两个就当我们的教练，教我们先跳一些简单的舞步，如“八步”“十六步”“二十四步”等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常常是记住脚

下的步数，却不知道手往哪里放，有时也忘了跟音乐的节奏，结果手忙脚乱、大汗淋漓。其他老师也和我差不多，后来越跳越熟练了。跳跳舞，既可以锻炼身体又愉悦身心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那个年代，广场舞还没那么盛行，想想我们那时也时尚了一把，所以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后来，学校把原来的平房都拆了，盖了两幢教学楼，学校的规模也大了。从此，我们“四合院”的生活也就结束了。有几位老师退休后跟儿女去了外地定居；剩下我们四家，也在校外有了自己的新家。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，刚开始感觉特别不适应，特别是孩子们都想念自己的小伙伴。后来，我们在小城镇的四家约定每年一聚，俗称“院聚”。

如今，我们青丝已染上白霜，皱纹爬满了眼角，但这个约定始终未变。我们的友情，似一坛陈年老酒，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浓郁醇香。



梦幻白石山

梁凤英 摄

千年流苏

□李凤玲

春日风好。带了母亲，去一个叫张家溜的古村看古流苏。

母亲说：“流苏？什么是流苏？”我笑了。母亲的反应和我当初一样：流苏，这名字陌生却又惊艳，还颇带了些出世的况味。它必是从古而来，若是现代人，哪有这等意境。

老公说：“当然是从古而来。我小时候就经常去看的。”

老公小时候，自然称不上“古”，但我还是大为惊异。一向只知道柴米油盐的老公，居然也识得流苏？

老公更加不以为意，洋洋自得道：“岂止识得，我连它小名都知道。它小名叫油根子，山上多的是……”

油根子。这就颇有些山野之味了。其实后来我曾特意百度，这流苏的果子，是能用来榨油的。朴素的乡人，向来喜欢直抒胸臆，或许这“油根子”之名，也正是由此得之。

母亲是个农民，这辈子应该见惯了沟沟坎坎，山野草木。但对于“流苏”或是“油根子”，却好似闻所未闻。越来越拥挤的现代文明，让一个已过花甲的老人，也越来越远离了山野的气息。

车子向西向南。山路平坦却蜿蜒，老公抱住方向盘，一个劲儿地打着转向。母亲眼望着窗外说：“以前这大山里，比我们那里穷多了，这几年却比我们名气大了。”

我想起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的古话。看似无语静默的大自然，一定有什么奥秘的。我们经过一个叫老峒峪的村庄，那里是大汶口文化遗址，随便拣拾起一块瓦片，就是一级文物。一个几千年前就被古人选为居所的宝地，必然是灵气所钟。

几番的峰回路转，终于看见了“躲”在山坳里的张家溜。刚近村子时，便远远望见了那古流苏如同覆盖了霜雪的伞状树头。待进得村来，倒是一些腰身尚小的幼嫩流苏，首先吸引了游人的青睐。它们的树龄尽管小，却一样顶着细长的白花。沟沿、路旁、墙里、墙外，或粗、或细、或高、或矮。即便只是指头粗细的一株，也是开了花的。它们和山上的古流苏一样，不减一分白，不少一分色。

那十几棵早就名声在外的千年古流苏，就在村南一处不大的山包上。与这静谧的小村，只隔了一道浅浅的

沟壑。在沟壑的北沿，有当地的人家摆了几盆小的流苏在卖。他们说：“一块钱一盆，很好养活的。”

母亲停下来看。她的本意不在买，她只是想和卖树的大婶，多攀谈几句。因为儿女而不得不移居城市的母亲，一直就恋着乡村的气息。

攀上窄窄的却稍显陡峭的台阶，十几棵千年的古流苏，俨然是一队着了白衣的翩翩佳公子，它们一身素净，彬彬有礼。淡淡缭绕的香气，氤氲出了坚毅的属性。偷偷躲起来的张家溜，低调而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花期。

为了保护这十几棵树，有关部门为每棵树都修砌了堡垒。但依然会有人小心翼翼地跳到水泥砌成的低低的围墙上，他们绕树三匝，轻轻地抚摸那古老的树皮；踮起脚尖，想要触碰那嫩绿的叶片和淡淡小花。若单是抚摸或触碰，倒也罢了。倘有谁要超越这局限，想要摘一朵小花或拈一片树叶，那你的耳边定会传来一声断喝。那个年年都会蹲守在山坡高处的古稀老头，正一脸严肃地瞅着你的一举一动。那想要“越轨”之人，便只得讪讪地道声对不起。说这花太美了，实在是情不自禁。

人类其实很自私，凡是美的东西都想据为己有。但大自然中一切风物，自有其来去所处，而绝非“好花堪折直须折”。占有了即是破坏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去。最好的法则是顺其自然。唯其如此，才能山依旧是山，河依旧是河。这千年的古流苏，也才能在乡民的朴素守护中，得以保全。

「四合院」的旧时光

□袁宝霞

周六，我们“四合院”的微信群里，收到袁老师发的一条通知：周日中午我们四家一起聚餐，一个也不能少。

周日这天，下起了蒙蒙细雨，绵绵春雨似乎给我们的聚会增添了一份诗意。袁老

初春，秋露的爸爸和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来学校看望秋露。秋露的爸爸站在门口，秋露很规矩地垂着头听爸爸讲话。那女人抹着艳丽的口红，一直在打手机，眼睛瞄着树上起起落落的麻雀。

秋露回教室，我问她：“那女的是你妈妈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爸爸和我妈离婚了，她是亚轩的妈妈。”

秋露的奶奶也成了亚轩的奶奶。秋露的奶奶骑着锈迹斑斑的脚踏三轮车，送孙子孙女上学。一次路过超市，秋露要棒棒糖，秋露的奶奶兜里只有一元钱，秋露买了一颗一元钱的。

亚轩说：“我也要。”秋露说：“跟你亲奶奶要去。”亚轩在车上哭。秋露的奶奶把糖夺过来，含嘴里使劲咬成两半，分给秋露和亚轩。秋露不要，亚轩也不要，都要整颗的，俩人都在车上哭。

秋露的奶奶站在当街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。秋季开学，我没见到亚轩。秋露的奶奶骑着破旧三轮车，三轮车上只坐着秋露。我问：“秋露，你妹妹呢？”秋露说：“你问亚轩吗？她跟着她妈和我爸爸去城里读书了。”

秋露的奶奶生了病。秋露自己背着书包上学，书包挂在脖子上，一走一晃的，她时不时捡起路边的石子碎砖扔得远远的。

我说：“秋露，记得和奶奶说一声明天中午去我家吃饭。”

第二天，我骑自行车带着秋露回家。妻子炒了土豆丝。秋露吃了说：“我妈炒土豆丝都要放蒜瓣儿的。”妻子眼圈儿就红红的了。转天，妻子炒土豆丝放了蒜瓣儿，秋露吃得香美。



梦中的蝴蝶

□肖胜林

秋露没有玩伴儿。冬天下过雪，下了课孩子们都去打雪仗，秋露自己在教室里画画，画了一纸的雪花。后来向阳的地方雪化了，秋露蹲在那儿看，在雪和融化的区域画一道很长的杠杠出来。秋露回教室的时候，脚上带了泥巴。我说：“你弄脏教室了。”她回转身跑出教室，脱下鞋子用手擦拭鞋底。我出去给她穿上，领她去办公室洗手。

我说：“秋露，你的棉鞋该换了。要不放了学，我给你买双棉鞋去吧。”秋露摇头，然后小声说：“以前的鞋都是我妈妈给我买的。”

秋露不记得妈妈的电话号码了。我拨通了秋露爸爸的电话，说过三五句话，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，电话便挂了。我在打电话的时候，秋露低着头撇着脚。

一天我正上课，保安敲了门说有人找秋露。有个女人站在保安室的门口，提了一箱牛奶。

女人面目有几分像秋露。我心里很激动地喊：“秋露，你妈来看你了。”

秋露起身往教室外面跑，衣角带动了课桌，课桌差点歪倒。出了教室，她忽然停了脚步，愣了一下，便慢慢走向那个女人。我看那女人蹲下来和秋露说话，秋露很规矩地站着，垂着头。

秋露回来，我问她：“秋露，你哭了？”秋露说：“那不是我妈，是我姨。”

秋露慢慢走回座位，我看着她，忽然有泪盈眶。

印第安有个古老的传说：人们把自己的心愿轻声告诉手中的蝴蝶，然后将蝴蝶放飞，蝴蝶会告诉天上的风儿，风儿会把心愿告诉给精灵和天使，精灵和天使就能让愿望变为现实。

我多想这是个真实的传说。当蝴蝶飞来，我会告诉蝴蝶：希望天下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妈妈陪在身边，让爱的阳光给予孩子温暖，让爱的光辉照亮孩子的前程。



小小说

这是星期五的最后一节课。上完这节课语文课后，文老师两年的支教就结束了，明天一大早就她要赶回城去。班上25个孩子都清楚，这最后一节语文课在文老师和他们之间意味着什么。

四十分钟的课，不知为啥要比以往过得飞快。下课铃响了，文老师和她的孩子们，也不知为啥，一个个的眼里就有了泪花。那些清纯可爱的脸庞，走出班级时，一个个都在擦拭着眼角。其中，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儿止不住哭出声来。站在校门口，文老师向25个远去的身影挥挥手，等她转过身时，眼角的泪珠就滚落下来。

这是一所山城很远很远的山区小学。学校后面是山，山上是一片茂密的树林。从林子里，每天都会荡漾出鸟儿们欢快的合唱之歌。学校前面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，河水不知疲倦地日夜向前流淌。柔美的月光下，文老师常常会坐在河边光滑的青石上，她会闭上眼睛，欣赏着如同轻音乐般的潺潺流水。她会融入到这柔软而曼妙的时空里。文老师喜欢这里的恬静和自然，喜欢这里的惬意和幽美。

月儿洒下了清辉。文老师又来到小河边。这次文老师没坐在那块青石上，没有闭上眼，她想在月光下再好好看看这里，好好看看自己度过两年的地方。学校后面青翠的山，她舍不得离开。学校前面淙淙的小河，她舍不得离开。学校里那可爱的25个孩子，她舍不得离开。文老师看着山，看着水，又看看这座学校。一阵轻风徐来，她闭上眼晴，鼻子用力地吸了几次，这带着山带着水味道的风，文老师就觉得有一股热热的暖流，一下子浸入到心田里，随着自己的血液在

身体里热热地流动。

她留恋这个夜晚。

简朴的宿舍床上，文老师没有一丝丝睡意。其实，已好几个夜晚她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。在这带着山与水的夜晚里，文老师就会从来到这座山区小学一直想到她即将离别的时刻。思绪犹如那条小河，在文老师的心里不停地流淌；思绪犹如那座山，在文老师的心里默默地沉淀。与学校与孩子们经历的一切，像过电影般在她脑海里一幕一幕浮现。清晰而深刻的印记，每一幕都让她难忘。今夜，必将又是一个无眠的夜晚。

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劝文老师不要去山区小学。山区小学的条件和两年支教的时间，她又何尝不知道自己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呢。可是，她依旧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了。文老师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要真切切地为山区小学做点什么，为这些山里的孩子做点什么。两年里，文老师像只蜜蜂一样，把自己想到的能做的都给了山区小学，给了山区里这些可爱的孩子们。

到山区小学后，文老师教四年级语文课。班上25个孩子，她从心底里喜爱每个孩子。淳朴热情的孩子们，一下子就喜爱上了她这位从城里来的新老师。除了教给孩子们学习，培养孩子语文综合能力外，文老师还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课外阅读书籍，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学习用具。她和孩子们一起唱歌、一起跳舞、一起在山下聆听鸟儿们的歌唱，一起坐在小河边看着河水欢快地向前奔跑。孩子们呢，就会把自己家里好吃的拿来，硬塞给文老师。她不要，孩子们就偷偷把东西悄悄放在她的床上。每每这个时候，文老师就会把这些



□李树彬

好吃的东西拿到班上，和她的25个孩子们一起分享。两年了，文老师看着孩子们快乐地成长，看着孩子们快乐地收获，她心里就有一种快乐而幸福的慰藉。

天微亮。树林里的鸟儿们就歌唱起来。在这歌唱里，学校领导和老师，一起欢送文老师回城。他们走了一大段山路，天大亮才来到通往山外的等车地方。

车来了。文老师刚踏上车，一群孩子手里拿着野花，从山脚下跑上来，气喘着喊：“文老师，我们也来送您了！文老师，我们也来送您了……”

文老师下了车，她抚摸着可爱的孩子们，眼睛湿润了。她哽咽着和孩子们说：“亲爱的孩子们！你们别忘了最后一节语文课！”“亲爱的文老师，我们不会忘记的，我们一定会像蒲公英一样飞出去，飞到山外边……”25个孩子手捧着野花紧紧围着文老师，一个个早都变成了小泪人。

车，渐渐消失在山那边。最后一节语文课的课题是：心愿。文老师和孩子们说了很多话。在生命灵动和蓬勃的季节里，她愿孩子们心若太阳，愿孩子们在温暖和希望里带着一颗有梦的心，放飞理想，放飞自我。